



康巴人文

2026年1月23日 星期五

责任编辑:南泽仁 校对:秦松
版式设计:边强



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
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
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
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



五色海

【第1179期】

走进甘孜

波日桥的岁月丰碑

◎许永强

匠心筑虹： 木石间的建筑奇迹

新龙藏语称“梁茹”，意为凹地河谷，雅砻江纵贯其间，将这片“铁打成疙瘩”的秘境劈为两半。在没有桥梁的年代，溜索是两岸唯一的牵绊，江水湍急处，多少亲情与贸易被隔断。架桥，成了新龙人代代相传的夙愿，这份愿望终在清末民初，由藏族建筑大师唐东杰布化为现实。

关于波日桥的始建年代，虽有清末与元末明初之争，但那份融入木石的匠心从未褪色。唐东杰布遍历康巴山水，目睹雅砻江天险带给百姓的疾苦，摒弃了不适宜的铁桥工艺，以藏族地方千年的伸臂桥技艺为根基，将数学、力学与美学熔于一炉。这座全长约125米、宽3米的水石桥梁，孔径跨度达60米，由桥墩、桥身、桥亭三部分构成，每一处细节都藏着先民的生存智慧。

桥墩如两座坚固的碉堡，以圆杉木、卵石、片石相同叠砌，表面呈流畅的流线型，既能抵御江水冲击，又透着古朴凝重之美。最精妙的莫过于“伸臂”工艺——桥墩中部用4至6根圆木渐次撑拱，木长自下而上递增，形成强劲的悬挑臂，如同巨人伸臂托住桥身，无需中间桥墩便可跨越宽阔江面。桥身的横梁、垫木与桥板层层叠加，桥墩上石片叠砌的“伞”形桥亭，既为行人遮风挡雨，又以自身重量稳固桥墩，刚柔相济。更令人称奇的是，整座桥未用一颗铁钉，所有结合部均以木楔连接，这种工艺让桥体受力时可自动调节，兼具极强的柔韧性与抗震性，历经百年风雨仍屹立不倒。

建造的岁月浸透着血汗。没有现代化设备，巨大的圆木需从深山砍伐，由数十人沿崎岖山路拖拽至江边，耗时数日方能完成。工匠们在峡谷风餐露宿，高空作业时脚下便是奔腾江水，却凭着对民生的担当咬牙坚持。当第一缕阳光照亮桥面，两岸百姓踏桥相拥的笑容，便是对这份匠心最好的馈赠。波日桥的落成，不仅打通了新龙的交通要道，更成为川西“民族走廊”的重要枢纽，让孤立的“铁疙瘩”与外界有了温暖的连接。

风雨载史： 岁月中的精神淬炼

历史的浪潮从未风平浪静，波日桥在承载希望的同时，也历经了无数磨难的淬炼。民国十九年（1930年），西藏噶厦政府军队进驻新龙，为战略需求烧毁了城区附近6座藏式伸臂桥，新龙瞬间陷入交通绝境。风雨飘摇中，波日桥侥幸幸存，成为当时出入新龙的唯一通道。超负荷的通行让桥体日渐残破，木构件松动、桥板残缺，摇摇欲坠。

危难之际，藏族民间建筑师莫特·亚马临危受命。他深知这座桥是百姓的生命线，于是带领群众冒风雪、顶严寒，全身心投入维修。他们逐一排查桥体隐患，更换受损木材，加固松动木楔，始终坚守“保存原貌”的原则，数月后让波日桥重焕生机。

这份维修技艺与桥梁本身一同，成为康巴文化的重要部分，由匠人代代相传。

1936年6月，红色的光芒为这座古桥注入新的灵魂。红四方面军与红六军团在新龙会师后，王宏坤率领的红军将士踏着波日桥挥师北上，奔赴抗日战场。彼时的桥面虽简陋，却承载着革命的信念；江水依旧奔腾，恰似为将士壮行的号角。当地群众自发为红军送粮引路，军民鱼水情深的画面，永远定格在桥的记忆中。从此，波日桥被亲切称为“红军桥”，桥两端矗立的军民鱼水情塑像与“红军桥”鲜红大字，成为那段峥嵘岁月的鲜明见证。

此后岁月里，洪水、地震等灾害多次侵袭，但每一次灾后，当地百姓都会齐心协力修复加固。他们守护的不仅是一座桥，更是康巴文化的象征、民族精神的载体。这种守护无关功利，只为那份对先人的敬畏，只为让后代仍能触摸到历史的温度。

薪火相传： 新时代的生机绽放

时光流转，现代化桥梁如雨后春笋般崛起，钢筋混凝土的骨架跨越江河，追求着速度与效率。但波日桥从未被遗忘，它以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，在人们心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。2006年，波日桥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这份荣誉开启了它保护与传承的新篇章。

如今，政府定期组织专家为桥体“体检”，防止自然与人为损坏；学者深入研究其建筑工艺，试图破解藏式伸臂桥的更多秘密；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则坚守濒临失传的技艺，让古老智慧得以延续。桥附近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里，文物、文献与多媒体展陈，生动再现着红军长征的历史与波日桥的使命，每年吸引无数游客与学生前来接受熏陶，让红色基因与传统文化在此传承。

站在今日的波日桥上，斑驳桥板承载着岁月痕迹，指尖触摸的木石间仿佛有历史在跳动。桥亭内，阳光透过小窗照亮浮动的尘埃，远处雅砻江碧水滔滔，两岸青山如黛，丹霞地貌与神山雪峰相映，构成壮美的康巴画卷。这里已成为新龙最亮眼的文化名片，当地政府将其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，通过民俗文化节、非遗展示等活动，让更多人走进新龙，感受波日桥的魅力。

江风拂面，涛声依旧。唐东杰布的匠心、莫特·亚马的坚守、红军将士的足迹、百姓的守护，都已融入桥的纹路。波日桥是桥，连接两岸土地；是书，记录康巴岁月；是丰碑，镌刻民族精神。这道康巴大地的历史之虹，跨越数百年时光依旧闪耀，它告诉我们：真正的文化遗产，从来不是静止的古董，而是穿越时空、滋养心灵的精神力量。在未来的岁月里，它必将继续屹立于雅砻江上，见证更多故事，承载更多希望。

八公分村

香薷和櫟木

◎黄孝纪

香薷

尽管我出生成长于植物茂密的农村，也读了数不清的书本，可对植物学的知识却十分匮乏。当我企图从网络上了解“细辛”的性状，看看它久违的形态，竟然惊得我目瞪口呆。这圆圆大叶如掌、状若心形的细辛，根本就不是我脑海里那种。

带着疑惑，我打通了大姐的电话。她做了一辈子的乡村医生，如今六十多岁了，还被聘请到县城从医。我把一股脑的不解抛给了她，大姐说，村里人惯常所称的“细辛”，不是药铺里用的那种，真正的细辛，我们那地方没有，那是香薷。我一查，果然，那熟悉的形态，顿时让我感到格外亲切。就如同默默承受了多年曲解的朋友，今朝久别重逢，情不自禁。

旧时故乡的山岭，这种被称作“细辛”的香薷，是很寻常的草本植物。它们大多成片生长，植株高一尺许，硬质的小茎直立，中上部多分枝，长满椭圆细长的披针形叶片，色泽浅绿泛白。它们生长的地方，往往土壤肥厚疏松，地势较为平坦，开阔当阳。尤其是先一年开垦过后的油茶山岭，更是长得茂盛。它们有着微微的香气，拔出时，细碎繁多的根须上，很少黏附板结成块的泥土，干干净净。相反，那些常年荒芜又多密集荆棘的山岭，很少有它们的身影。

香薷具有发汗解表的功用，是村人在夏季常采集的一种药物。头痛发热，可熬煮汤药喝。以之投入锅中煮水，微凉后洗澡，是小儿去痱子的良方。也有切根后，剥成小段晒干，是盛夏解暑的凉茶。

曾有多年，公社所在地和附近的圩场，有专门收购的地方。“双抢”（抢收早稻，抢插晚稻）之后，村里的妇孺和老人，就整天提着竹篮，到远近各处的山山岭岭采集，有时翻山越岭，要走十几里路远。我记得，母亲经常在烈日下，汗流满面，戴着一顶旧草帽，肩上扛着满满一菜篮回家。香薷一小扎一小扎地整齐绑着，层层叠叠，紧紧塞得抵住了篮子的提手，十分沉重。村人管这个活，叫“扯细辛”，剥去根须后晒干，能卖一两角钱一斤。

村庄还有一种叫做“大叶细辛”的，叶片如卵，植株也比香薷高大，实际上是大叶香薷。这种草本植物，在故乡一带的地域里，并不当作药草，也无人收购。

香薷在秋季开花，穗状花序，花梗纤细，花萼钟形，花冠呈淡紫色。成片的香薷开着繁花，香气氤氲，走入其中，如进画境。

櫟木

有一次，我大姐说到櫟木的时候，笑出了眼泪，接着是一阵沉默。

那时她大约八岁，还是家中唯一的孩子，在本大队的羊鸟学校上二年级。那个时候，家家户户都在吃公共食堂，吃不饱。饿，差不多是每个人每天都面临的深切感受。学校坐落在上羊鸟村一处平缓的山脚下，附近的山坡上生长了很多櫟木，一丛丛，春天开着白花，夏天结出一粒粒黄豆大的毛茸茸果粒。也不知是谁首先发现，櫟木的果实剥去壳后，里面那粒无滋无味的硬白仁儿吃到肚里竟然没事。于是，每当下课之后，同学们都蜂拥着去摘了吃。

一天早上，大姐看到她同桌的

是时候该为故乡的香薷，恢复它原本美好而应有的名称了。

假如不是为了写这种在我的童年里就十分熟悉、浑身散发香气的树状小草，尽管四十多年过去，我依然会以讹传讹继续错下去，就像如今故乡那片地域的人们，仍固执地沿袭着指鹿为马的惯有称呼，把它叫做“细辛”。

女同学带来了一瓦钵白饭，放在课桌箱，预备中午吃的。大姐越看越饿，十分想吃。趁着下课教室里一片哄闹，她的同桌和很多同学摘櫟木籽去了，大姐忍不住埋下头，端了那钵饭，用手抓了直往嘴里塞，三五口就吃光了。同桌回来后，发现那钵子空空的，问大姐，谁吃了她的饭？大姐矢口否认自己吃了，谎称刚才玩去了，也没看见。同桌顿时伤心地伏在桌面上嚎啕大哭。

大姐说起这事，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。她说这次偷饭的经历总是记得真切切切，心里也一直感到愧疚。她为这段记忆补充道：“唉！当时实在是大饿了。”

对于櫟木，我并不陌生。可是，櫟木籽能吃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。大姐比我大十七岁，我很小的时候，她就已经出嫁了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尽管儿时家里也常缺油少米，但作为家中年龄最小的人，我并没有大姐说的那般饿得慌。我也知道，我之所以没有这深切的饥饿感，是因为父母姐姐们把他们嘴里省下的一口，填进了我的肚子里。

亦因此，我对櫟木的印象，总是明晃晃一片美好的色彩。

那是在春天里，当村庄周边山岭上的櫟木一齐开了花，这里一丛，那里一片，青翠的树林间，到处点染着白亮淡黄的繁花。平时它们藏身山林，从远处看，浑然一色。这会儿，全部暴露了行踪。村人谁都知道，这把山岭映衬得十分明亮的花儿，就是櫟木花。

櫟木是山林间的常绿灌木，一株能丛生很多修长的枝条，呈发散状，树冠宽阔，往往比成人还高。丛枝的两侧，又互生着密集的小枝，披满指甲般的密叶，看起来很是茂盛。它的花儿也特别，花瓣像裁剪如丝的白纸条，一朵开出许多根，丝丝缕缕，小小的花托颜色浅黄。当季节来临，深绿的老叶被翠绿的新叶取代，上面飘舞无数的花瓣，正如下了一场梦幻般的飞雪，尤为引人瞩目。

櫟木开花的时候，沉睡了漫长日子的水田开始春耕了。那时还在生产队，到山野间割草叶肥田，正是这个时节家家户户的农活。除了种种茅草之外，櫟木的嫩花枝，也是村人镰割的对象，一担担挑到田间，过了秤，计算工分。只是它的花叶没有茅草那样肥沃，铺撒在田里，水很快就会变黑，踩入田泥时，脚板脚杆常被硬枝条刺痛。

有许多年，我的母亲总是趁着櫟木花开得正浓，提着竹篮去采摘，用来做茶叶。櫟木花做茶，要先在锅里蒸一下，算子上刚刚冒了热气，就得赶紧端出来，摊开在簸箕里晒干。这些干花儿，以后再拌和上制作好的金银花、野石榴嫩芽叶等多种植物花叶，就是村人常喝的花茶，茶汤黄亮，香气清幽。

櫟木无刺，枝条修长柔韧，手指粗细，村人上山砍割茅柴时，常以之捆绑，相当于绳索，叫条子。柴捆子小，一根长条子就够了。若是柴捆大，通常割四根条子，两尾稍相对，交叉揉拧，折叠纠缠，连在一起后，即便猛力拉扯，也不会散开。绑柴时，一端的枝条拧一个“又”状扣眼，另一端环绕柴捆子穿眼而过，脚蹬手拉，箍紧了。再猛力拧一个结，别在扣眼上。夏天割麦子，深秋割红薯藤，櫟木条子都是好得很。

櫟木本身也常当作柴火砍割下来，容易晒干，烧火又旺，很为村人喜爱。